

华语官话语法

(附：为新来教士提供的实用《解罪手册》)

圣多明我会牧师 弗朗西斯科·瓦罗 编著
中国省区教长 佩德罗·德·拉·皮诺艾拉 增订

广 州
1703 年

弁 言

过去和现在，总有一些教士认为，中华帝国的通行语言即汉语没有语法和规则可言，其形式也不适合优美的文体。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并以种种陈词滥调和轻蔑的嘲弄来断定这一点。例如，当他们被告知汉语确有规则可循时，他们便嘲笑这种说法。但也有一些教士听到这些人的谈论时，把他们看作无识之人，并告戒他们收敛一点。

另外还有一些教士，他们下判断时非常谨慎，承认中国人无论在说话还是著文时都是很懂得语法和修辞的。然而他们补充说，要把中国人的语法翻译成我们的语法非常艰难。可是不管怎么说，再难的事也并非不可能做到！

其余的人同意后者的看法。但是他们说，汉语中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则，再加上一些诫律 *monitions* 和注解 就能编成一部语法书或手册，以供新来的教士学习。有鉴于此，我便利用从别的教士那里搜集来的材料，再加上我个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果，花了 20 年的时间来编成这部小小的读本。我相信这本小册子已使很多教士受益。后来，有些用过这本册子的人劝我将它付梓刊印。现在，既然它已经面世，上帝告诉我这部书会很有用，将为许多教士掌握汉语减轻烦恼。

我考虑过这本册子对一个新来的教士有什么用处。以往，当他向一个老教士请教学习汉语的方法和途径时，会被告知既没有方法也无所谓途径。然后，老教士们会教给他错误的发音和声调。于是，当这个新教士被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学习或者教他的中国人那里时，却发现彼此之间根本不能交流！这难道不会引起内心的烦恼吗？而借助于这本简单的册子，他就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如果老教士们能够宽容、耐心地按着一定方法来加以讲解的话，效果就更好。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学习拉丁语的时候，即使

他懂得了内布利亚^{④②}制定的所有规则，仍然不足以成为一个拉丁语言学者。他还需要学习西塞罗、维吉尔等人的作品。另一方面，即便他学到了西塞罗、维吉尔等人的东西，而没有首先掌握内布利亚的规则，他也无法成为一个拉丁语言学者。与此相仿，教士首先需要掌握这本简单的册子所包含的规则和诫律，然后他应该广泛地涉猎 [当代的] 西塞罗作品，在中国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小说” (xiǎoxuē) 。

在本书中，教士们可以看到一个简明的普通词汇表^{④③}，以及一本解罪手册 (Confessionarium)。后者由尊敬的葛莱莫纳教士 (Fray Basilio Glemona) 译成拉丁文，他现任陕西 (Xèn sī) 教区牧师。我认为它用拉丁语发表最合适，而不是用卡斯蒂利亚语^{④④}发表。当然，任何事物都难免有缺陷。哪一类的书能够免除错误呢？答案是：上帝之书。因为上帝是全智全能、无比强大的！

在汉语里，词项^{④⑤}的拼写法与我们卡斯蒂利亚语的发音是一致的；如果照法语的发音那样来读的话，就会读错很多地方，因为在法国和西班牙，词^{④⑥}的首字母和尾字母的写法是不一样的。为了避免这类模棱两可的情况，我做了一个异同对照表，用它来作为发音的指导。虽然我要警告读者，我并不懂法语，但我从一个博学多才的教士那里获得了帮助。我之所以没有在这里提到他的大名和尊贵，是因为他不让我这样做。对于意大利的教士来说，这样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誉。

④② 内布利亚 (Antonio de Nebrija 1444—1522, 亦名 Elio Antonio Martinez de Jarava)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语文学家，所著《卡斯蒂利亚语语法》 (Gramma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1492) 系第一部罗曼语言的语法书。——英译注

④③ 实际上，我们所见到的原本中并没有这个独立的词汇表。——英译注

④④ 卡斯蒂利亚语 (Castilian)，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方言，标准西班牙语即以其为基础。——中译注

④⑤ “词项” 西班牙语作 “ terminos ” 相当于英语的 “ terms ” 或 “ words ”。——中译注

④⑥ 西班牙语作 “ vocablos ” 相当于英语的 “ words ”, “ terms ” 或 “ vocables ”。按此词系指口说的、发声的词 不涉及词的意义。——中译注

与法语的对比

[转写人]卡斯蒂利亚语里以“ch”开头的词 words^{④7})应该读若“tch”例如：“桌”(chō)读若“tcho”那些以“çh”开头的词即带了变音符的，则读若法语的“ts”例如：

“造”(çháo)读若“tsáo”；

字母“x”应该读若法语里的“ch”例如：

“衰”(xoái)读若“choái”。



以“a”收尾的词，其发音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有一个“as”^{④8}，例如：

“衙”(yâ)读若“yâs”；

“家”(hiā^{④9})读若“kiâs”；

“马”(mà)读作“màs”，就像法语里船的“桅杆”(le mats^{⑤0})一词的发音那样；

“把”(pàs)读若法语的“马步”(le pas)；

“打”(tàs)读若法语的“谷堆”(un tas)；

④7 西班牙语作“voces”(单数为“voz”)本义是“噪音经呼吸发出的一切声音”。“Voz”这个词在本书中有一系列不同的用法。如果是指人的发声，或者语音学上的阳塞发声时，我们把它译为“声音”(voice)；当它用于特指欧洲语言，表示习惯上称做“词”(words)的语言单位时，我们把它译为“词”；而当它用于指汉语里的音节单位(syllabic units)时，我们把它译为“音节”(syllable)。除此以外都译作“音”(sound)或“发声”(vocalization)。——英译注

④8 作者把“a”比作“as”以及下面说“马”读“màs”，“夜”读“yâis”等等，是因为法语里面词尾的“-s”往往不发音。——中译注

④9 原文如此。——英译注

⑤0 这里的“mats”似乎是把“mast”(= 现代法语的“mat”)写反了。——英译注

“沙”(xā)读若“chās”。以“a”收尾的第五声^⑤的词并不如此，这些词的发音像是法语里的单音“a”，例如：法“(fā)。



法国人发韵母“e”应该像他们发双元音^⑥“ai”那样，例如：“译”(tsāi)、“讪”(kiāi)、“绝”(tsiuāi)、“佛”(foāi)、“黑”(hāi)、“肋”(lāi)、“麦”(māi)，发音近于法语里指五月的那个词^⑦“白”(pāi)以及所有第五声的音节。

其他声调如果带韵母“e”，发音应该像法语的“ais”，例如：“借”(tsiáis)、“夜”(yáis)、“谢”(siáis)、“蛇”(chais)。

还有少数带“e”的音节，就发单音“e”，如：“者”(tchè)、“这”(tché)、“耶”(yê)、“也”(yè)。



以“i”收尾的音节，发音就像法语里以“is”收尾的音节一样，例如：“妻”(ts'ys)、“知”(tchys)、“费”(f'ys)、“鸡”(kys)、“泥”(nys)、“西”(s'ys)。

但如果在“i”的前面还有一个元音，则发音不同，要像发一个单音“i”那样，如：“买”(mài)、“来”(lāi)、“会”(hoéi)。

有一点需要注意。以“iě”收尾的音节，如果是带圆点的第五声，那应该发得像法语里的单音“i”一样，例如：“嫉”(tsǐ)、“极”

⑤ 西班牙语作“tonada”本义是“调子”(tune)。西班牙语的“tono”(= 英语“tone”)一词偶尔也见于本书，用来指汉语里的声调。——英译注

⑥ 西班牙语作“diphthongo”。在瓦罗的整个文本中，这个词大抵都是用于现代的“di-graph”（二合字母，双字母）一义，而不是从语音学角度对双元音进行的描写。——中译注

⑦ 即“mai”。但这个词现在的读音是[me]。——中译注

(kǐ)“立”(lǐ)、“密”(mǐ)、“逆”(nǐ)。



“o”，如果在音节的末尾，发音像法语里的“os”，或者“aus”、“aux”^④，例如：“坐”(tsós)、“鹅”(ngôs)、“河”(hôs 或 hâus)、“磨”(môs、maûs 或 maûx、maux 或像法语“les mots”^⑤一词的发音)

但有例外，即以“o”收尾的第五声的音节，发单音“o”，例如：“作”(tsǒ)、“缚”(fǒ)、“割”(kǒ)、“度”(tǒ)。以“ao”收尾的也一样，如：“造”(tsáo)、“傲”(gáo)、“号”(háu，名字)“学”(hiǒ)、“孝”(hiáo)、“高”(kāo)、“料”(leáo)、“庙”(miáo)。



以“u”收尾的音节分为两类，一类带圆点，一类不带圆点。

以圆点“ù”收尾的音节，发音如同法语的“us”，例如：“猪”(tchūs)、“虚”(hiūs)、“儒”(jūs)、“书”(chūs)。但是第五声属于例外，发音像法语的单音“u”，例如：“出”(tch'ù)、“著”(chǔ)。

以不带圆点的“u”收尾的音节，发音像法语的双元音“ou”，外加“s”，也即“ous”例如：“祖”(tsòus)、“初”(ts'òus)、“附”(fòus)、“悟”(gòus)；“护”(hòus)、“路”(lòus)；“奴”(nòus)、“无”(vòus)。最后两个字的发音跟“nous”（我们）和“vous”（你们）^⑥是一样的。惟一须记住的一点是，有少数音节在发音时似乎后面带一个“s”而这个“s”只是略用一点力发出，如音节“母”(mòus)。

双元音“ou”见于第五声的音节，写作“ò”，带圆点。发音则像

④ 这里的“-x”与“-s”一样，在法语里也不发音。——中译注

⑤ “les mots”（词语）是“le mot”（词）的复数形式；-ts”不发音。——中译注

⑥ 两个都是法语人称代词，“-s”不发音，除非跟随其后的词以元音开头。——中译注

单音“ou”^⑤不加“s”，如：福“(fǒu)”、“谷”(kǒu)、“木”(mǒu)、“不”(pǒu)、“毒”(tǒu)、“熟”(chǒu)。那些以“o”收尾并带圆点的音节，有时发音近于单音“o”。这类情况我们在语言实践中会学到。

关于韵母“u”的读音像法语的“ous”，上述规则只适用于这样一些音节，其中“u”的前面没有另一个元音。如果前面有元音，那么“u”的发音就像“ou”，而不是像“ous”，例如：“走”(tseòu)、“够”(keòu)、“楼”(leòu)、“流”(lieòu)。

如果位于音节的中间，“u”的发音像法语的“ou”，例如：“罪”(tsóuys)、“灌”(kouóne)、“乱”(louóne)、“满”(mouóne)、“算”(souóne)。但如果“u”的前面有“i”，则属例外，发音像法语的“u”，例如：“全”(ts'iuéne)、“悬”(hiuéne)。以“une”或“uene”收尾的也类似，如：“尊”(tsúne)、“春”(tch'úne)、“舜”(chúne)。同样，在音节“tchoúene”^⑥里面不读“ou”而是像在“tchúene”中那样发音。

“fuén, hoén, muén, puén, vuén”这些词^⑦无论哪个声调，都发作双元音“oi”；foíne, hoíene, oiéne, moiéne, poíne, voíne

N.

卡斯蒂利亚语的“n”，发音像法语的“ne”其中的“e”是所谓哑音。因此，法国人在读那些以“n”收尾的词时，会加一个哑音“e”，例如：

“赞”(tsáne)、“僭”(tsiéne)、“尽”(tsine)、“全”(ts'iuéne)、“尊”(tsúne)、“真”(tchine)、“饭”(fáne)、“安”(gáne)、“县”(hiéne)。“君”(kiúne)、“官”(kouóne)、“邻”(líne)、“论”(lúne)、“民”(míne)。

⑤ 法语的“ou”一般读[u]（如“nous”读[nu]），是单元音，所以这里说它是单音。——中译注

⑥ 瓦罗笔误为“verano”（夏）英译已订正。——中译注

⑦ 瓦罗未注明该音节的意思。——英译注

⑧ 词“西班牙语”palabras”。——英译注

“难”(nâne)、“板”(pâne, 像法语的“la panne”[故障])、“贫”(p'îne)、“山”(châne)、“善”(chéne 读如法语的“chesne”^{⑤1})、“纯”(chûne)。

以“ing' 收尾的词,几乎都发“ine”,例如:“城”(tch'ine)、“应”(îne)。



以“ng”收尾的词,如果在后面加一个“s”而不是“g”,可以发得更好。例如:“藏”(ts⁰ns)、“房”(fâns)、“行”(hâns)、“皇”(hoâns)、“江”(kiâns)、“梁”(leâns)、“忙”(mâns, 读如法语的城市名“Mans”)、“霜”(choâns)、“撑”(ts'êns)、“更”(kéns)、“能”(nêns)。

以“ung' 收尾的词,最好用“o”来写,例如:“宗”(tsôns)、“中”(tchôns)、“风”(fôns)、“公”(kôns)、“蒙”(môns, 读音像法语“les mons”^{⑤2})、“农”(nôns)、“东”(tôns)。

“K'iuŋg' 发作“k'iuôns”。我们还可以制定更多的诫律,但以上所述是基本的,余者通过实践可以学到。

至于意大利语的语音系统,与西班牙语区别很小,所以在汉语发音上的差异也极小。

卡斯蒂利亚语里以“ch”开头的音节意大利人读作“ci”。例如“ch'â”茶)意大利人会读“c'ia”就跟读“ciascuno”(每个人)一词那样,只是更为用力。而“chái”,也即在卡斯蒂利亚语里以“ch”开头的音节,在意大利人写出来或者读起来就好像是“z”成了“zâi”、“chô”、“zô”,等等。

⑤1 此处英译用方括号注有“即现代法语的‘chêne’(橡树)”。这个法语词现在的音标是 [ʃɛn]。——中译注

⑤2 此处英译用方括号注有“即现代法语的‘les monts’(山)”。这个法语词现在的音标是 [mɔ̃]。——中译注

第一章

若干诫律

诫律之一

1. 汉语官话的发音和字母 (letters^⑬) 与欧洲语言的正好相反。因为在欧洲语言里, 词的数目是无限的, 字母则很有限, 而在汉语里, 字母或字符 (characters^⑭) 很多, 音节则有限, 其数目不超过 364 个。因此, 为了能够表达出宇宙间绝大多数的事物、智力活动、内心情感以及事物的特性和本质等等, 中国人赋予这些有限的音节以不同的声调, 于是得到 1525 个音节。用这样的办法, 依靠如此有限的词, 使得汉语看起来像是一种蛮荒语言 (barbarous language^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 它是一种有着优美修辞的语言, 有大量的同义词来表示同一个事物。不过, 它也有很多内在的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中国人在日常交谈中往往采用两个同义的或复合的词来表达一个词的意思。^⑯ 在书面语中, 这种 [使用复合词的] 情况就不那么常见, 这是因为, 既然表达概念的字母准确地说是字符而不是字母, 人们就能够避免含混不清。即使不能完全避免, 至少也能部分地做到。^⑰

⑬ 西班牙文 *letras*, 指汉字。——中译注

⑭ 西班牙文 *caractere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经拉丁语而进入各种欧洲语言。比较拉丁语 *character* (印痕、记号 雕刻工具) 希腊语 *charattein* (雕刻) ——中译注

⑮ 西班牙文 *lingua barbara*。——中译注

⑯ 指“道”和“路”合而构成“道路”这种构词法。——中译注

⑰ 在西班牙文原作中, 本段就有序号 1 但接下来并无 2、3 等。——中译注

诚律之二

1. 汉语有三种说话的语体 (modes of speaking^⑧)。

第一种是高雅、优美的语体，很少使用复合词，怎么写就怎么说。这种语体只是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使用，也只有他们才能懂。如果我们的教士能学会这种语体，那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那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听到他用这种语体说话，把汉语说得很优雅时，必定把他看作一个学问渊博的人。然而事实上，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用这种语体来说话对我们而言是极其困难的。

第二种语体处于高雅与粗俗之间的中间位置。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也使用一些复合词；但在凭上下文能够确定意思的时候，就不用复合词。^⑨ 这一语体还使用某些优雅的文学词语，而且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对我们来说，在准备布道宣教时，无论面对的是教徒还是异教徒，掌握这种语体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以粗陋鄙俗的语言令他们生厌，他们就能饶有兴致地听讲，从而使得我们传布的教义更容易为他们接受。

第三种是粗俗的语体，可以用来向妇人和农夫布道。这种语体虽说是最初级的，但是学起来最容易，所以也是我们开始学习的起点。

2. 为了让大家明白后两种语体的实际用法（这里我们将不考虑第一种语体），我们将给每一种语体举出例句，比如：

⑧ 西班牙语作 *modos de hablar* 直义为“说话方式”。——中译注

⑨ 也就是说，在一个单音节词的意思能够根据上下文作出解释的情况下，就不使用复合词。——英译注

1) 欲升天者，可行真善路，若不然，岂得到。(第二种语体)

2) 但凡人要升天，该当为善。若不为善，自然不会升天。⑦⑩
(第三种语体)

同一个句子分别以两种语体来表达，其差异可以一目了然。第一个句子用了“欲”和“者”这两个词，这是一种优雅明白的说法；凡是具有中等理解能力的人，或者说话说得相当好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第二个句子里用的是“但凡”和“要”这两个较通俗的词，任何一个能说或者能懂一点官话的妇人和农夫，都能够理解。第一个句子用了“可”、“真”和“路”，这是优美文雅的说法，第二个句子则用“该当”表示必须的意思。至于“的(？)”和“路”⑦⑩，这是很通俗的说法。其余不赘。

诫律之三

1. 为了说好这种语言，有三件事要牢记于心：

第一，词项或音节 (term or syllable^{⑦⑩}) 本身固有的意思；

第二，我们说出来的一个词项的声调，要与我们打算表达的意思相一致；

第三，一个要素在句子里必须有适当的位置。

这三点都是必要的，尤其是词序 (word order^{⑦⑩})，因为如果词不在

⑦⑩ 1)、2 两句的英译均为“*He who wishes to go to heaven must embrace virtue, and if he does not do so, surely he will not obtain it.*”瓦罗原书上的汉语例句均以拉丁字母转写，并无汉字。本书提供的中文例句，系根据英译本。——中译注

⑦⑩ “路”这个字在这里令人费解。——英译注

按西班牙语原文为 *tiño* 和 *lú*，两个字都费解，并未见于作者引用的例句。——中译注

⑦⑩ 西班牙语为 *termino ó voz que dize*，指口说的单音节词，而不是书写的字。——中译注

⑦⑩ 西班牙语为 *colocación* (位置 排列) ——中译注

适当的位置上，句子就会变得不能理解。至于声调，我觉得无论我们如何使用，甚至哪怕用错了，仍然可以从整体上理解句子的意思。

既然如上所述，这三点很有必要把握，并且对我们而言非常困难，新来的教士一开始应该尽量把话说得慢一点，注意词、声调以及词序。因为，话说得少一点，但说得正确，总要比说上一大通颠三倒四的话好得多。而且，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出现很多错误，后来就会形成习惯，以至不容易纠正。很多时候，由于把声调或者词序弄错了，会误把张三说成李四。

2.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新教士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他们说出一个句子或短语，可能是从某一本书里摘录下来的，或是他们自己编写、由精通这门语言的教士修订过的；这样的句子或短语当然也都有必要的声调和词序，可是中国人听了却不能理解。我们发现，为此一个新教士会感到十分困惑和苦恼。但是他应该明白，引起误解的原因可能并不在语法的使用，而是在于说一件事情的时候缺乏正确的样式 *pattern*^⑭ 和韵味 *gracefulness*^⑮，汉语里把这叫作“腔”(k' iāng) 或者“口气”(k' èu k' y) 要学会这种东西 除了通过与那些能够流利地说这种语言的人交谈来尽力模仿，没有别的办法。同时这种模仿还不能太做作，因为那样的话，说起话来就不和谐了，会生出另一种样式，结果也就不能达到像当地人那样说话的目的。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便捷的途径就是把新来的教士安排在那些能够把汉语官话说得很标准的省份或城市，那样他们就能轻松地学到“口气”，就好比让新的容器保留起它们盛装的新酒的香味那样。反之亦然。

⑭ 西班牙语为 *modillo*。——中译注

⑮ 西班牙语为 *grajejo*。——中译注

3. 也有的时候，听众没有理解教士的意思，是因为他只说了一个字，而没有使用复合词；或是因为他没有事先提醒听众注意有关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听到的仅仅是一个声音，其含义却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产生多个互不关联的意思。即便使用了适当、正确的声调，对听众来说也不容易理解发言者的意图或他所说的话的意思。例如 *chí* 这个音节，它的意思可以是“智”（智慧、审慎）“至”（直到……）或者“致”（引起、致使）等等。因此我们的教士在说话时不能只靠他的声音（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气”），他还应该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有时，我在教士的说话习惯中观察到这样的情形：在对一个中国人说话的时候，一位教士设法表达某个论点或者难懂的事物，虽然看起来所说的很好，但仍然不能表达出想说的意思。中国人会对他说，“老爷讲话不明白”。而一旦“不明白”这个看法在听者的心中生下了根，就会妨碍他理解教士所说的话。

4. 我们必须懂得，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考虑选择适当的词语，而且要想到怎样正确地使用。虽然，只要有了所有必要的成分，我们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由于不知道正确的用法，我们说的话仍会导致误解。例如，要表达“二两”的意思^⑦就应该说 *ú lèàng*（二两），如果说成 *lèàng lèàng*（两两）这个短语的声调和词序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既然第一个“两”字的意思是“二”，第二个“两”字的意思是作为度量衡单位的“两”，这种表达严格说来也是正确的。即便如此，它的表达方式却有问題，因为中国人从不这么说，并且它还导致含混不清。另外，在排列和组构复合词的时候我们要把话说对，小心不要出错，学会像中国人那样处理和使用。因为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词的意思就会改变，或者什

⑦ 一两 (*ducat* 西班牙语 *ducado*) 约等于 29 克或约一盎司银子。它与中国人表示贵金属的度量衡单位“两”是一致的。——英译注

么意思也表达不出来。例如表示“帝”的意思，可以说“皇帝”、“朝廷”或“天子”，但是当我们欢呼的时候，如果说成“帝皇”、“廷朝”或者“子天”，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了。不过，也有那样一些复合词，颠过来倒过去，其意思都不会变，例如：

要紧的 — 紧要的

兄弟 — 弟兄

碰到这种词，最好查一查词汇表。

诫律之四

1. 在上一条诫律中，我们阐明了说好这种语言的一些必要的要求。本条诫律将阐述优美表达和轻松学习的一些必要问题。为能把这种语言说得优美动人，有必要学会它的字母（letters^①）。但是我建议初学者不要过早地开始面对这个艰难的事物，理由是，既然在书本上，仅用于书面用语的词语和通俗语言以及日常口语中的词语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书面语中前一种语体的词语要比后者多的多），初学者就没有办法把这两类语体的词区别开来。有很多词语在讨论或讲述的时候是不用的，但可以被理解。不幸的是，这却成了导致我们心中困惑的一个原因。虽然在初学阶段，通过和一个中国人交谈，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一些特别的说话方式，但教士应该使自己限于用口语写作和学习口语，并且在学会了口语的用法后，用它们来布道。这样看来，就像谚语说的那样，从一个源头产生了两道指令，也就是：一方面要学习词语，另一方面要学习措辞和词序^②。只有通过这样做，才能实际掌握这种语言。如果我

① 西班牙语为 *letras*，跟前面一样也是指汉字。——中译注

② “措辞和词序”（*la frase, y colocación*）英译 *the composition and order of the syntax*。——中译注

们的教士宁愿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小屋子里，而不去跟人交往并学习这些用语，那么很容易就会把它们遗忘。为了保持牢靠的记忆，我们的教士不要忘记这一点^⑲：措辞和词序^⑳是汉语的精要所在，缺了它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说这种语言。

2. 对于一个学习汉语的基督教士，为了使他不但可以轻松地学习，而且能够正确、科学地掌握词语，我要指出：在这种语言里有一种做法很常见，那就是把两个独立的、意义不同的词组合起来以表达一个事物的意思；而在我们的语言里往往就只用一个词来表示。其结果是，一个给定的词包含着从读音到意义都不同的两个词项。例如：

——“地狱”这个意思在西班牙语里是由“infierno”一个词项来表示的，但在汉语里它却是读音、含义都不同的两个词项，即“tí(地)”和“iǒ(狱)”；“tǐ”指“陆地”，“iǒ”指“监狱”，所以“tí iǒ”的意思就是“大地的监狱”或者“地底下的东西”。

——“iú líng wǎ”（鱼鳞瓦）的意思就是“鱼鳞形状的瓦片”，它可以拆成“wǎ(瓦)”、“líng(鳞)”、“iú(鱼)”三个词。

——“chūng t'ǔ”（宗徒^㉓），“t'ǔ”徒的意思是“信徒”，“chūng(宗)”的意思是“第一的”或“主要的”，合起来就是“第一的或主要的信徒”。

上述类型的词很多。当我们解释某个词（或者当我们学习生

⑲ 与上一句相接，意思是：如果不把握实际用法，所学的单词是记不牢的。——中译注

⑳ 西班牙语仍为“la fraseología y colocación”，英译此处作“the phraseology or the word order”。——中译注

㉑ 原文如此。——中译注

㉒ 西班牙语作“conchas”(= 英语“conch/conches”)，这可能是建筑方面的用语。——英译注

㉓ “宗徒”这个词见于早期中国基督教著作，可参看《梵蒂冈教廷藏书》(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Borg. Cinese 324 (18). 5b. ——英译注

词)的时候,如果我们小心一点,那么就会发现,通过利用 *cabeçillas*^④ 或词汇表,人们就能够轻松地把握一个复合词的意思。这样的复合词一般由两到三个词项组成,而这几个词项的意义是彼此不同的,上面的例子就是如此。这个复合词是一个意思,而其中各个词项又各有自己的意思。把本条诫律和上一条诫律所说的内容掌握好并加以运用,再辅以学习韵律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的汉语的天赋,那么在短期内学到大量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诫律之五^⑤

1. 在本条诫律中,我们要致力于阐明书写汉语的方法。

汉语缺乏我们语言里的某些字母,如 B、D、R。在大多数情况下,写出来的时候 Q 和 C 变成了 K。因此,按照我们的发音以 Q 或 C 起首的单词,如果后面不带 h 的话就要写作 K 例如:

kō, kū 等等。

汉语里也没有以元音 A 或 E 起首的词,或以 ng、n、i^⑥ 之外的辅音收尾的词。所有其他的词都以五个元音中的一个收尾。在耶稣会士编的词汇表里,有很多以 m 收尾的词,但我们在写和说的时候,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以 ng 收尾的词。因为,葡萄牙的教士们在发词尾的 m 时嘴唇不圆,像发 ng 那样;而卡斯蒂利亚人的发音就不是这样。所以应该按照上面我们指出的那样去说和写。

④ 这个词显然是 *cabeza* (头,首)的指小词,在下一节里也出现,并见于类似的上下文,即 *cabeçillas* 和词汇表”。它似乎指一个词表,或类似的词典学工具书。——英译注

⑤ 国会图书馆所藏手稿的这一节与刊本在一些方面有所不同,其译文见本书的“附录一”。——英译注

⑥ 当尾音 -i 表示词尾的半元音性流音 (a final semivocalic offglide) 时,瓦罗视其为辅音。——译注